龍江夢餘錄

龍江夢餘録卷之三

雲間唐錦士綱

張獻武王弘範以武弁奮身而喜文事詩雖不甚工而鞍馬間不廢哦咏可謂篤好者矣然亦間有瀏澆可誦者如初夏詩云香盈脾蜜蜂衙歇泥足梁巢燕寢便等閒歲月過難再牢落功名拙自傷述懷云歌終牛角兩行淚舞徹鷄聲一劔雄浮雲暖日陰晴裏殘夢春風富貴時笑倩釵金挑燭影醉𡡉杯玉劈

橙香柳塘云掛冠疑過鳥濯足碍行魚夏日
道中云汗額揮晴雨飢腸轉殷雷遠烟云目
落山腰暮雨晴天際秋婉麗明潔頗有文人
騷客之風焉
蔡君謨書法絕倫衆體皆備極為坡公所推
重平生不與人書石唯歐公文則樂書之若
陳文恵神道碑薛将軍碣東園記牡丹記有
美堂記晝錦堂記集古録序皆君謨所書近
見晝錦堂記墨本方整古雅真竒筆也劉屯

莊所謂比顏倍秀麗眡柳更數腴非虛語矣
宋初善書者四家曰蘇黃米蔡愚竊以爲蔡
當居三公之上
金李元遺山以詩文倡河汾間一時文士如
二段二陳麻貽溪張彥誠藿皆宗之不啻李
翺張籍之於韓陳黃秦晁之於蘇也楊仲德
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
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近得其全集讀之
詩篇光潔豪整葢將傲視韓蘇所謂吾無間

然矣但古文不免有晚宋氣格是可恨耳

后稷鳥覆翼之說予嘗疑之史家又稱昆莫生而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東明被棄於圈欄馬豕皆以口氣噓之與后稷之事若出一律又云禹濟巨海元龜為梁黃帝以虎豹為前驅鵰鶡為旗幟極為恠誕不經史可盡信也哉

東漢劉愷舉國而讓其弟東坡先生深罪之以為壞先王防亂之法且謂太伯伯夷非所

以為法而又直以湯武為非聖人以孟軻誅獨夫紂之語為得罪孔門以荀彧佐曹操為王者之事聖人之徒夫湯武之濟世太伯伯夷之廉讓荀彧之失身當時知之天下後世知之而坡公獨赦彼而罪此豈得為公天下之論乎或謂公所以薄湯武者蓋欲假之以甚曹操之惡恐亦未必然也

黃文獻公溍為國子官時夢新進士上謝恩表有名拜木者褎然居班首未幾科舉法廢

以為夢無足徵矣後復兩夢〻又數年復科舉之制而拜朮果為進士第一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而其應乃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則天之素定者久矣柰何世之人欲以人力勝之哉

陸龜蒙嘗謂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予謂此激者之言也非通論也韓退之權德輿張說蘇頲李德裕歐

陽脩王介甫蘇子瞻皆至顯官不聞天之致罰抑又何歟

老杜北征詩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請却六軍不發之事使若明皇畏天悔過而自行誅絶者然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亦深沒壽邸一節此皆春秋為尊者諱之意也

釋文謂燐火者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嘗有人

見之初則什〻伍〻巳而弥千亘萬脫草𪆩招之則冉〻而来麾之使去則漸遠漸稀遂以為有鬼物憑其間噫𠎝豈果如是其神哉盖遠近之者人也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齒而已然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則又何也

國初詩人丁鶴年者本西域人嘗卜日將葬而淋雨十日不休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及終事雨傾瀉如故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幾不能生夜夢母告以葬所鄰老有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物色果得之見正中一齒如漆後嚙指血以試良驗遂改附父旁嗚呼天人之際相距亦遼邈矣而鶴年以一誠感之殆如響之應聲不亦異乎觀其自詠詩有云生慚黄歇三千客死慕田横五百人盖

亦豪邁不羈者矣

見恠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静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恠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犬恠豈能傷人所患者人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山海經恠妄無稽而古人往〻用之如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盗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悉本於此蓋

與変相對難於盡信難於盡棄也

經稱松檜最壽抱朴子曰松三千歲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吾邑靜安寺有陳朝檜二宋政龢間媚臣朱勔函以進徽宗遣使求之暴風雷雨振挾其一茅山今有許旌陽手植檜幹悉左紐皆千歲物也然他木亦有能耐久者黃忠宣水程日記云臨桂驛有榕樹一本九枝根盤甚遠其陰頃餘植於宋初蓋已五百年餘范石湖在成都見卧梅蹇偃十餘丈相

傳唐物則亦未下數百年矣

草木之花皆五出而雪花獨六出先儒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然至春則雪皆五出豈春雪獨非水所結耶恐未為定論也

予於宋詩獨喜晏相國其梨花院落溶溶月等作紆徐嫵麗有盛唐之風蓋宋之拔萃者其見諸編集者乃至萬篇則又唐人所無也

祖君彥為李密作檄文云擊劍則截蛟斷鰲

弯弓則號猿落鴈呼吸則江河絶流叱咤則
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
陣不摧駱賓王為敬業作檄文云班聲動而
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頽
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
圖功何功不克二文絶有同者夫二公皆一
時之傑固無相剽竊之理但遣詞命意亦當
有所避就庶不貽議於後耳
王金陵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此老心術不正於此可見充類至義之盡則與賊檜之所以不忘金虜者何以異哉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予謂除字止可施於歲前一日若又有冬除之說則夏至前又可謂之夏除乎殆非通論也

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韓公荅柳子厚食蝦蟇詩亦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以此知韓柳二公亦嘗食

之美每以語人爭惟美之然吳俗好食蛙々與蝦蟇亦何有優劣乎

志書云蝤蛑大者長尺餘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今海邊蝤蛑甚多大者不止一尺不聞其能與虎鬬也

近時大家多鐫活字銅印頗便於用其法蓋起於慶曆間時布衣畢昇為活板法用膠泥刻字火燒令堅作鐵板二密布字印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更互用之瞬息可得百本其費

比銅字則又麤矣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定天下眞所謂嫚詞以自誇也普特五代之豪傑耳豈知論語哉陳橋之變普實啓之金匱之渝普實賛之願祭奸変覬復相位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者固如是耶

宋制宰相班在親王之上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蓋天子之下一人而已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

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蔡王秦貫之徒遂尤而效之皆以太師總知三省事蓋將畀宰相而不屑為矣小人之無忌憚如此哉閩廣人呼蠻婦為菩薩蠻今樂府有菩薩蠻其義或取於此

宋仁宗不肯以鞫獄與人恩澤蓋恐輕薄之徒將必羅織成風鍜鍊無辜非先王罪疑唯輕之意矣後世小人類欲摘抉幽隱以倖功希賞皆昭陵之罪人耳欲期於無刑不亦難

乎故予嘗以宋之仁宗比周之成康漢唐而下未見其比也

蘇子美王勝之輩結會爛飲作為傲歌有云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吁是何言歟詩人之狂乃至此哉其被斥逐雖王拱辰輩小人中傷之亦自取也

趙懋夫權平江府有一民家稍殷實再從兄弟貧而無行凡所需求必期滿欲怨詈不遑輒妄訴之未幾迫於寒餓投水死預書族人

盡法数事束之腰閒然皆矯造虛詞趙判云
生前窮窘無賴妄訴族人死後陳述有司亦
難甚斷噫水木本源之思人誰無之乃忍操
戈入室弯弓自戕卒之腐尸水火殆天譴也
郭謂蒼蒼而茫茫者果可欺哉

李杜有四李固杜喬一也李雲杜衆二也李
膺杜密三也李白杜甫四也蘇李有三蘇武
李陵一也蘇味道李嶠二也蘇頲李乂三也
河東薛先生曰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

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又
曰請脩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愚亦酷好靖
脩者每誦斯言為之三歎然先生所立卓尔
良亦不減靖脩所謂唯賢知賢也
宋自藝祖賞諫納忠人知自奮其䂓制又極
近古宰執臺諫則有奏疏御監以下不得日
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又有奏劄皆與
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不啻家人父子者也
監司郡守雖在外亦得以疏聞天子則御管

轂之下至太學京學諸生與凡帯布之士亦各許伏闕上書是以數世之後雖貶竄者相望而士氣不衰祖宗培植之功深矣

樊噲泰宮之諫漢業成敗之大幾也微噲高祖亦一羽耳然項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增默無一言世謂噲乃販牛屠狗之人曾謂范增之智顧乃出其下哉

昔漢武作扶荔宮自交阯移植荔枝百本無一生者今吳中楊梅多生山間移之卑壤即

不能實可見士性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造唐者太宗也龍姿日表天意已屬豈臣事於人者哉高祖且當退為天子之父計不出此乃挈而付之昏愚之逮成高祖於是不得辭其責矣

忠安胡公濙生而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遺之居數日有吳僧索觀比見公有笑容問之則曰先師嘗示夢今生某家後當顯尔來求我以一哭為記今果然

時聞者咸以為異夫輪廻之說吾儒所不道而鮑靚記井羊祜識環古人類皆信之抑又何也然小說家又以帝臯為諸葛武侯後身趙㒷為李德裕後身歐陽脩為韓愈後身蘇軾為戒禪師後身王十朋為伯威後身張安道為智藏僧後身巧詞曲說真若有可據者於乎世豈有是理哉盖自佛老之說散漫既久庸流從而附會之耳

牧野之役前徒倒戈初未嘗交鋒接戰也儒

效篇所謂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是己汲冢周書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若然則長平四十萬之坑猶為仁義之師而周武王之殘虐殆又數倍於秦政矣荒唐繆妄如此將誰信之哉

蘇章源懷之事前史以為美談而東萊嘗非之二子蓋忍人也若事可周旋須覆護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為亦當哀矜懲創使之

去職㢘手公不敗事私不傷義頋乃今日歛
酒明日發摘何其残刻也㧞忍於友獨不能
忍於君乎
五代時士大夫初出身官誥不惟著歳數兼
說形貌短長及髭鬚有無以防偽冒今之路
引必偹載之葢其遺法也
宋初有江景房者開化人當錢王納土景房
實奉版圖歸宋時吳越地阨賦重田畒米三
斗景房慨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之民瘁

矣乃沈其籍于河諸官自劾坐是落職迄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仁人之澤遠矣

古之君子大者既立而後風致之高言語之妙乃可得而言耳否則如李太白王摩詰文章非不足以聳動百世一為永王璘安禄山所汚則凡可以為後世之甘棠者人皆得而芻狗之矣士君子可不慎其身哉

漢蜀郡太守劉勝去官家居閉門却掃歲時

致敬郡縣問答而已無所褒貶呂希哲晚居
宿州真揚間十餘年亦一切不問作詩云除
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此最得居
閑之道每見士大夫家居好談官府短長人
各有志吾不能也
洪武初異人李從吉為上海簿有活民之功
卒時妻劉氏𦅺二十有八二女長歸我高祖
諱文祥次適沈源仲二壻亦蚤世二婦以二
十餘守節女毋更相為命扰志不渝壽皆八

十一時文士如黃懷東輩作三節傳及歌詩以紀之惜有司不以聞而
朝典未及耳吉称忠節之後必大吾唐氏自先伯中丞公以來累沾
國恩而沈則落〻矣同其始不同其終此天意之不可知也
元人畫蘭獨推雪窓而不知李夫人之蘭亦有可称李乃宋狀元黃朴之女能文章自叙其所作蘭後云予家雙井公以蘭比君子

東野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真聊以倫閨房之玩初非以此而求聞於人也

王介甫嘗有詩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夫昌黎豈易言哉介甫立朝大節有媿多矣唯文墨為時所推然較之韓公則又平生竭神勞思以相追逐而卒未能窺其堂奥者也柰何巳方慕之而又以譏人也哉

晉蔡道明過江見螃蜞以爲蟹而食之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傳子翼亦云比螃蜞差大而毛好穴田畝中謂之螃蜞毒不可食今江南處處有之鄉村間取爲常食松人尤珍尚名其螯爲鸞哥嘴絶不聞有毒不知道明何爲而幾死子翼何據而称其毒也

東坡云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吁名且不可盜彼有虛其中而盜天之禄盜君之位盜聖人之言者其後

將何如哉

唐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我朝公服之制盡損益於此

宋高宗庸懦可鄙志雖貪安唯賊檜是用稍梗和議者輒遭竄貶不少寛假及檜死乃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蓋平時常防其為逆也則所以信用而尊寵之者劫於虜耳太祖太宗易置將相不嘗發蒙振

落而子孫乃至於此識者有以占宋德之不長也

城隍之説起於三國時至唐初始有公侯之封後唐清泰間遂有冒王封者錢氏據吳越時境内城隍盡錫王爵宋時或王或公侯亦未有一定之制也我

高祖正名定分聿新祀典凡名山大川古有封號者悉釐正之以為英靈之氣聚而為神豈國家封號之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故

五岳四海皆直稱為某山某海之神前代祝册皆有皇帝名其文曰嗣天子某今但曰皇帝敬遣某官而城隍亦止稱為府州縣城隍之神而已千載相因之陋為之一洗乃有以見

天聖人之所作為真有出於尋常万万者矣世皆嗤漢武之矜侈誇誕而不知明皇之好諛尤甚也開元天寶之間朝臣六上尊號至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稱而偃然居之

不必慚恧上愈驕而下愈諂骨鯁之士寂乎無聞夫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明皇安得而不亡扎流離播越而國祚未歸於他姓亦其幸也

龍江夢餘録卷之三

龍江夢餘錄卷之四

雲間唐錦士綱

東坡先生不喜荀卿子乃其素心至以青出於藍冰生於水二句為醉夢顛倒之語則過矣夫論人之法須惡而知其美乃不傷於殘刻耳

唐文有三变唐兵有三变而唐之戶部亦有三变焉初則宰相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变也既而以諸司郎官分掌或為權判或

為專判此又一變也又其後則以度支鹽鐵戶部分為三司而分置使焉此又一變也

班固視馬遷固有差等亦伯仲耳鄭樵乃謂遷之於固猶龍之於猪又謂固既不能讀父之書又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掠人之文竊鍾掩耳噫固豈竊文者哉有文如固而膚淺之徒猶欲加謗焉甚矣其不知量也

正統時中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

將相奔走其門服舍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玉盤逕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数萬匹夫郿塢燃臍金谷棄市財之厚怨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矣

古人爆竹必於元旦鷄鳴之時今人易以除夜似失古意

宋孝宗時有鬻犀帶者中有老人持杖形稱為壽星犀張侍郎九成蓄一犀帶中有月影

過望則見是皆感天地精氣而成不易得也
其貴重當在通天之上矣
元初丘長生醉卧不起世祖候之三日方醒
云臣侍西王母燕食臣桃一枚因出手中核
裂為二杯江南野史紀蜀道士王田嘗進桃
核杯於其主云得之陳希夷予疑此桃深山
中或有之但世所罕得故道家者流假之以
張大其術耳不可信也
近見邸報云應山女子忽出髭三寸餘是固

災變之大具載前史不可誣也在五行志則為人痾然亦有不能為災而反以得福者唐李光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生貴死榮時罕其比豈大貴者固自有異相耶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日月薄食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雞李深首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災變至此亦

云極矣而文帝不失為漢之令主何哉德足
以勝之也若夫劉禪楊廣之徒雖鳳凰日至
甘露時降亦何益於治乎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昔有人攷之
自昭襄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或
又云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淳祐丁未大旱予
以近事驗之洪熙丙午
仁宗昇遐成化丁未
憲宗晏駕是果偶同於往事乎殆有數乎抑

亦二年干支在五行中爲火最旺之鄉失其中乎蓋未敢以臆决也

詩評云歐陽脩克循韓愈軌轍兼欲追其步驟王安石僅得韓之形似莫能及其神采蘇軾欲效韓之馳騁而無其法度予謂皆非也韓詩雄奇歐詩純潔軌轍不同介甫詩最工麗亦非韓門機軸子瞻出語造意酷肖於韓特於音響未達一間耳而謂無其制度豈所以論蘇公哉

世傳張僧繇畫龍經年不點睛後去又云僧繇貌天竺二僧經乱裂而爲二唐常侍陸堅得其一後見夢於堅以愈其疾大僧繇畫品固入神妙若此二事則理之所無君子但賞其工不惑其恠可也

礜石性大熱洛河以有此石當冬不凍藥性論曰礜石之力比鍾乳十倍昔洪文安公爲庸醫所誤服礜石丸竟至精液皆竭而死是可鑒也

開元中明皇夢小鬼竊玉笛見一大鬼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蒙陛下賜袍笏誓除虛耗取小鬼擘而啖之筆談乃云歲首畫鍾馗于門鍾馗者宋宗慤之妹此不知其何據也

文帝怒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〻誅之則已煬帝欲斬出入顯仁宮者大理源師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関文墨德宗怒玉工易帶銙者宰相柳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世皆喜三公能

不曲法以阿君然為詞不審適以啓人主擅殺之端也

蕭穎士之僕苦於笞楚有欲誘其去者僕曰吾誠知去之甚易吾惜吾主才耳嗟乎世乃有儒其衣冠而蠻螆名士者其秉彛好德之心反出僕隸之下矣

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戒其分之不可踰也茂陵富民袁廣漢築園北山下引流水注其中構石為山連延數里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

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竒樹異草靡不培植而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後廣漢以罪誅悉沒入上林夫福謙忌滿天之道也以匹夫而享萬乘之奉其及也宜哉世有知之而不能鑒之覆轍相尋吾恐後人將復哀後人矣

今人多呼隷卒為狛皷而莫究其始予嘗考之國初已有此號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目為狛皷以其鄣黨衆而心力齊也

墓碑冢刻前書唯直書名氏而已後漢以來始有文字務載世德爵里諛文佞筆至近代而益甚乃知古人今人相去遠矣

楊龜山晩歲一出士大夫爭詬病之然一出而追斂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之礼且力欲毀三經板其有功於名教不小矣而議者曾不少恕何哉

山谷詩有云要讀田郎萬卷書昔田弘正蓄書萬卷建樓貯之名爲萬卷樓山谷所引用

正此爭也而任淵乃引田鳳爲尚書郎事以註之誤矣

曾子緼袍無表原憲鶉衣百結是孔門之貧者無在二子上矣若顏子則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給飦粥足以供絲麻未爲甚貧也

包孝肅公拯以剛明嚴毅有聲于宋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其志可見已然好名太甚所爲過中者往往有之知廬州日

撻其毋舅公則公矣渭陽之情將安在耶及
劾張方平宋庠遂代其三司之位昔人論其
蹊田奪牛不已甚乎真足以服其心矣
虹天之淫氣也故詩有蝃蝀在東以止奔也
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然又有曲虹
占者曰陰陽之氣交錯而成建炎三十年十
二月曲虹見於日之西淳熙元年十月曲虹
見於日之東曲虹冬見史家書之以表其異
予嘗訪之父老皆云氣所常有不足異也使

以此為灾变則史將不勝其書矣

桂堂録云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以其事

々合体東坡之文固不可及却未嘗作史噫

以此定歐蘇優劣殆與兒童之見何異夫一

代運祚既訖則繼而興者必脩其史宋興惟

五代末有史歐公既已秉筆則東坡史才雖

具將安所展其長乎不論其理而泥其跡徒

自取無識之譏耳亦何損於坡哉

宣廟在御日好親儒碩燕聚尤數常召內閣

及臺部大臣同遊萬歲山及東苑每遊必賜以金幣盡醉而歸又御製詩篇賜之詠臣屬和焉昔宋仁宗亦嘗召執政爲賞花釣魚之樂君臣倡和藹然賡廷賡歌之風真清平盛事也

神仙記云秦始皇二年武夷君設宴幔亭峰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中座爲太極虛皇酒罷讃拜以别夫積氣而爲天安有所謂皇所謂君是固朱暇論縱使神仙可據豈有天亭

之尊安然下雜𩜋穢而與之群飲也哉

夷緬閒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人食其肉必死又多畜淫婦以誘人犯之亦死名曰人瘴

唐世文章韓柳之外称李習之宋世文章歐蘇之外称曾子固宋季陳仝甫亦大有聲自称為文中之虎然三子詩皆不能工傎貽後世之恨豈人之智巧禀於天者各有所限殆

難以𣗥那

宋真宗御資政殿餞种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坐命放北面對坐特示客之噫真宗之所以待放者至矣秦漢以來所未聞也而放行術憸鄙恃寵凌物自取王嗣宗批頰之辱又與交章訐辯帝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頗衰處士之名掃地盡矣有君無臣不能不貽百世之憾也悲夫

小說家載橘中有四老人對奕曰恨不深根

[illegible]大巾、又称鄜延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三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二事始終無毫髮爽得非好奇之士率意撰造故不免有雷同者乎

殷芸載張良與四皓書云皇極湏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岳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步於郊草四皓答書云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青蠅盜聲於晨鷄魚目竊價於隋珠滑泥以濁

白水颷塵以乱清風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予謂二書皆非漢文必唐末五人所擬作耳自殷氏載之後人襲之遂以為真張良四皓之文尤大可笑也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蔡邕曰此項羽之刀也然卓之為人大有類於羽者而羽之刀卒歸於卓豈可誣之偶然乎夫羽刀史傳初不誌其模欵又無文字可辨不知邕何從知之且書法又特高古易大小篆為八分昔人謂

之氣凌百代筆陣堂〻其博識多能信亦奇矣或謂邕非班馬之才縱使續成漢史不過范曄陳壽之流耳不亦誣邕也哉

近世風俗多嗇於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銖較而寸量之及亡則盛作佛事以資冥福至於塋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侈觀瞻夫生既不能養亦何有於死哉盖欲以此詫美於鄉人耳非非誠愛其親也

道家者流雖以老子為祖本非老子之教也

蓋自漢之張道陵以巫術翖為此教然恐不足以動人故採摭老莊虛無之談以文之取方士延年度世之術以實之引釋氏六道輪廻之說以廣之而其君臣上下之儀則竊取之於吾儒者也

史傳於聖賢之生必述神怪之事以見其異於尋常者如此如云華胥神毋遇青龍繞身而生伏羲皇娥遇窮桑神童而生少昊女媧感瑶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

唐堯握登見大蜩而生虞舜脩紀見流星而生夏禹簡狄懷鳦卵而生契夫都見白虹貫日而生殷湯姜源履帝膚敏而生后稷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蒼龍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高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李白感長庚星夫聖賢之所以為異者豈在此哉要之皆不可信也故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無惑焉

予仲子儼六歲而夭予憐其風骨之竒而摧折之遽也為之銘而瘞之或疑其過蓋不達於古者耳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〻之所鍾正在我輩且韓公有女挐壙銘梛子有下殤女子墓記小姪女墓記梅聖俞有小女稱〻墓磚記曹思王女金瓠生十九旬而夭行女生於季秋終於首夏而植皆作哀詞哭之顧予文雖不敢望於古人而情則均也何為不可哉

王安石日録一書乃晩年自覺其非故曲為
杜撰以圖蓋巳愆耳謗君之罪不可逭矣至
於理財一節尤其素負經濟之首策蓋自少
至老未能一日忘焉者也而日録乃云安石
奏帝之言曰孟子耻言利若宣著為利之説
則恐壞風俗又曰以理財為先則人将機巧
趨利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恐天下視听不
足是果将誰欺耶然曾子固乃称其能任聖
人之道又云必有補於天下不識其何所見

也

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庶人房舍不得過三間四架不得輙施粧餙宋制庶人屋舍許五架一間兩厦而已其朱漆梁柱窓牖者亦在所禁

我

朝庶人亦許三間五架已當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輙大為營建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為常〻耳曾不以越分為媿涜

風日滋良可嘅也

唐時歲舉進士所放不過三四十人宋時間四歲乃一舉所取或五六百人二代之制簡煩不齊均之為失中也　國家三歲一策進士其額數則出於

宸斷量時而多寡之既不使才者困抑又不至冗濫無紀過前代逺矣

辛稼軒豪爽尚氣節尤好談兵觀其與陳同甫議論之際信天下竒男子也後以佗胄之

一三一

薦得召而壽南澗翁之作又多佞詞白璧之玷君子惜焉

遯齋閒覽云梁灝八十二歲登科有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熈二載始成名之詩喜事者又造為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世多惑於其說凡稱美老生之不第者輒以擬之然前輩已辯其非矛近考之歷代甲子晶蓋灝以雍熈二年廷試甲科景徳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暴丞年四十二則其登科時纔二十有二耳遯齋輕信而妄傳之遂啓百世之惑迄今有未解者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游定夫薦秦檜于康侯云其人類荀文若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廷臣莫敢異議惟秦抗論爲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及自虜中歸康侯屬望尤切至賊檜恣惡之時惜康侯已謝世不及見之知人其難哉

火山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古所謂火浣是也海山有氷蠶長十寸有鱗角緝其繭絲織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予謂氷蠶火鼠天生對也

宋有盧仙姑者指猫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語雖妄誕其意蓋以諷京也果以此見逐然當時號称名士大夫㦲冠鳴玉立人之朝而傾望風旨詆毀元祐諸賢忍於欺君誤國者有媿於女巫多矣

古人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故樂因循者恒以是為口實然使法久而弊則救弊之術君子其容已乎竊於郡守王樊二公之事而有感焉初江南之民苦於過江兌運稷山王公衡為松守奏免之令漕軍各就有司交兌自是無以肆其淩噬之毒又徭法有所謂解運水夫者歲取不下數十戶一與其役百金之產莫不蕩覆甚有鬻子女猶不克竟所逋三衢樊公瑩蒞郡日建法更之自是小

民有保資產安妻子之樂夫二事流毒於吾民甚大然積數十年之久而守土者戉心知其害而憚於更張坐守歲華以俟代去目視其入於陷穽而莫一引手焉得非狃於因循之罪耶使二公者亦以紛更為病而故轍是循江南民力日瘁矣　國家取給於東南者將何望耶予故曰天下事唯因其所可因而革其所宜革是之謂大中之道

金石之文千古不磨非若嘲弄風景之可

率尔為也必得大手筆者委之庶可騰芳琬琰而傳信将来耳夫何世之購文者不能知人而妄索之操觚者又不能自知而妄以應之其不加灾於石者鮮矣予近以縣大夫之命纂邑乘境内石刻得縱觀焉其可称大手筆如前所云者僅得葉清臣祭龍王文楊維禎祝大夫碑馬弓活民碑顧孔文圖籍記錢與謙捍患隄記四五家而已餘悉村夻寃文耳甚或鄙俚猬雜如蚓鳴蛙鬧如醉人妄語

者亦時有之噫何石之不幸而遭此辱也昔

人有吊刻藤吊石氏者皆哀其不幸而爲惡

文所汚竊又重悲茲石之不遇而未能見哀

於名家以吐洩其不平也有能取而磨其辭

滌其垢用爲砎石則猶石之榮矣

髙稚川云漢宣帝繫郡獄時常帶史良娣身

毒国宝鏡一枚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

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迄登大位然

既称鏡得自史良娣必戻太子所遺也太子

兵敗出走之時何不挾以自隨冀獲其佑而
卒死於泉鳩里野人之手乎且天子者承天
道而君萬邦則天之属意久矣豈藉於一鏡
耶
晋乱有盗發子房冢得素書於玉枕中即黄
石公所授也予嘗考其所論與子房平生履
歷之跡脗合者甚多其為圯橋之書決矣世
以六韜三畧為進履時所授書者非也然要
其大旨則亦不能出於老氏之術固僅可為

佰者之師耳而老人者乃自謂諸此可為帝
者師近乎誇矣

龍江夢餘録卷之四

書夢餘録後

古人見有所不同事有所未平者多寓辭藉以發攄所向雖或奇録不經而意致自足也唐

龍江夢餘錄豈曰所謂
誌有得求無忘哉葢有
所感觸而寄諸注事耳
間或不然亦為泥事類
者發之但其學博記羨

適應而出故雖鑿鑿辯論

若不為諸其人甚視糊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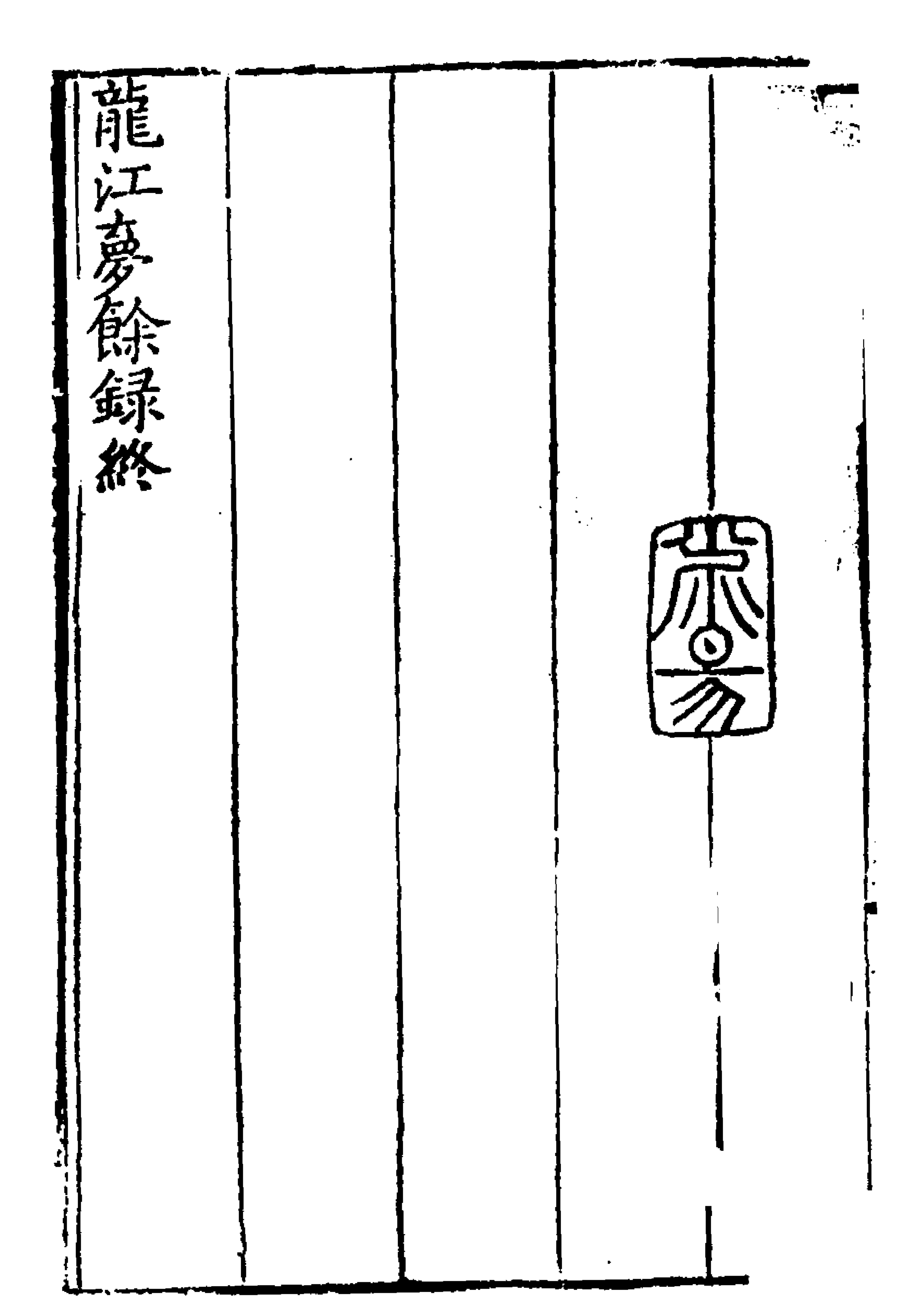
索古砨之牽合而又與

齬不相值者何如也是

不直見其藴蓄之富而

趣向之高知識之真亦於是乎得爲展玩之餘不覺起敬遂識諸簡尾使知是書書作非真漫無所爲也且以著龍江

了了於胸中者顧豈以
於是執將來必大有製
作歆盡得其長者尚於
他書中求之邑人朱曜
識



龍江夢餘録終